



制图/婷婷

万卷共读



《游隼》,被视为“新自然主义写作”的先驱。现在流行的生态文学,或都可以从《游隼》找到影子。如找不到,还可读《林中水滴》《瓦尔登湖》《寂静的春天》《沙乡年鉴》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《遥远的向日葵地》等作品。事实上,生态文学,不只是文学。生态文学不仅是对自然的客观书写,更是对人类文明的反思与救赎。自然从来不是工具,而是人类生命的一个部分。这些生态文学作品都在反复地提醒我们:保护自然,就是保护人类自己。

1

“我将手掌放置于游隼曾站立的地方——这是他刚刚站立过的地方——感受着那份强烈的亲近感和认同感。雪中的脚印奇怪得动人,它们几乎算得上是一种可耻的背叛,背叛了创造它们的生物,就好像它们身体的一部分被完全暴露在外,毫无防备。”

20世纪60年代,英格兰岛,东部,沿海。冬天,河谷,雪地,小树林,田鸫,苍头燕雀,欧乌鸫,云雀,绿头鸭,疣鼻天鹅,斑尾林鸽,秃鼻乌鸦,还有狐狸和野兔。然后,游隼出场。

百鸟纷飞,万物出行。隐藏在背后的,是一个叫作“贝克”的男人,他在旷野行走,在河谷等待,在小树林藏匿。他将自己全部的生命和意识寄托于游隼,日复一日地搜寻、观察、记录,十年。然后,浓缩,成为一本记录游隼夫妇在英格兰岛东部沿海河谷过冬的日记。

这不只是一个人的单纯的关于游隼的观鸟日记,而是一部如何成为一只鸟的作品。在书中,贝克释放想象,用鹰的眼睛看世界,用鹰的耳朵听世界,用鹰的脑袋想世界,他用心感受鹰的感受,思考鹰的思考,他甚至用手代替鹰的爪子在雪地上行走。他渴望走出这个世界的边缘,成为人以外的存在,成为一只鹰。

2

其实,隼不是鹰。鹰更擅长用爪子,而隼更擅长用嘴。但我们常常忽略隼和鹰的差别。那天我从新镇路地铁口上来的時候,看到一公里高度的蓝天上一只鹰,突然想到,钱塘江边有好多年没有看见老鹰了。那只从我的童年时飞走的鹰,现在,飞回来了。

查资料,钱塘江边记录鹰形目的有鸢、雀鹰、赤腹鹰、黑翅鸢、白腹鸢、凤头蜂鹰等等,隼形目的有红隼、红脚隼、燕隼、游隼等

等。我无法判断漂浮地铁口上空的是鹰还是隼,因为它飞得足够高、足够远,高远到让人完全看不清一只鹰和一只隼的区别。或者,对于一个人来说,一只鹰和一只隼,没有本质的差别。所以,我们说“鹰隼试翼,风尘吸张”。

J.A. 贝克是土生土长的埃塞克斯人,自幼高度近视,患有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,一生都生活在一个叫“切尔姆斯福德”的小镇。他16岁就结束在了学校的学习,然而,他一直在向游隼学习,如何成为一只鹰:

“他终于自由了,风从他羽翼的流线上掠过,就像水从一只水獭的背上滑过。我在河流附近惊飞了七只绿头鸭,它们从我头顶盘旋而过,向西飞去。它们是绝对不会向东前进一码的,因为那是鹰离去的方向。我就不一样了。奔跑过田野,翻爬过栅栏,骑着自行车沿小路飞奔,我以我力所能及的可怜速度追逐着鹰。”

他追随着鹰,一路狂奔,十年。他忘记了自己,也忘记了地平线。他把自己想象成了一只鹰。站在鹰的天空下,辽阔、高远、自由。只要飞得足够高,有些区别就会被忽略。

如果想要自由,就该忘记地平线,就该努力地挥动翅膀。

3

“我意识到自己正蹲伏于这残骸之上,像一只笼罩着它的鹰。我的双眼迅速转动,警惕着那些四处游移的人类的脑袋。我是在模仿着鹰的动作,而我对此毫无觉察,就像身处某项古老的仪式——猎人正在变成他所追捕的猎物。”

谁是猎人?谁是猎物?此时,贝克化身成一只鹰,对着“斑尾林鸽”这个猎物,举行着就餐前的古老仪式。

需要感恩自然和造物:让我们成为一个人,或一只鹰。

游隼,是世界上俯冲时速最快的鸟。平时飞行速度并不快,最快不超过每小时100千米,但俯冲时,可达到每小时300多千米。

“雄隼笔直摆荡向上,风灌满了他风帆般弯曲的羽翼。他整顿片刻,将翅膀收拢至身体两侧,然后猛冲向下,刺穿冷风,刺向那拼命挣扎的麦鸡群,直击

最末那只麦鸡。那电光石火的一击发生得太迅疾了,我甚至没有看见。再定睛时,鹰已顺风飞远了,携带着他的猎物。”

电影般的镜头,定格在游隼像火箭一样向下猛冲的画面。据说游隼在俯冲的尽头,身体所承受的压力可达25倍自身重力,而战斗机飞行员在俯冲时所受最大重力是9倍自身重力,25倍自身重力的加速度足以让人失去意识。游隼身体的所有部分几乎都是为高速飞行打造的,它有一层额外的眼睑,这层眼睑叫作“瞬膜”。在它急速俯冲时可以保护眼球。因为这个时候,每一粒沙子都像子弹一样致命!

感觉麦鸡们就像游隼圈养的家鸡,它在麦鸡群上空盘旋,或者站在木桩上观察它们,放牧它们,又随时可以俯冲、猎杀它们,作为一顿丰盛的晚餐。

游隼俯冲的本领不是天生就会的。雏鸟在羽翼丰满后,并不会马上离开亲鸟。除了飞翔,亲鸟还要培训雏鸟俯冲捕猎的技巧。亲鸟会为雏鸟捕捉一只活的林鸽,并故意放走,供它们反复地练习、追逐,不断地俯冲。直至一两个月后,第一次自己捕猎成功,小游隼才会慢慢地离开父母,独立生活。

4

“鹰没有移动。我看着他黑色的身影。他蜷缩在一棵橡树的顶端,落日余晖勾勒出他坚硬的轮廓。他身下,溪流闪闪发光。沙锥一声鸣啼。”

这条河谷有着属于它自己的奇妙的孤独。

今日最终结束于一朵安静而忧伤的云。我一直看着它。然后风停了,日头也落了。”

我们以为鹰是天空的王者,然而,鹰有它自己的孤独和忧伤。它的忧伤,有时显得有些诗意,像贝克的忧伤和诗意:“他们从不歌唱。他们的鸣叫声粗粝而丑陋。但是,他们的翱翔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无声歌唱啊。”

这个渴望成为鹰并且用尽全力去成为一只鹰的男人,虽然始终被圈在埃塞克斯,圈在切尔姆斯福德小镇,但因为观察游隼,他拥有了鹰的眼睛、鹰的耳朵。拥有了一只鹰的视界,也就有了鹰的辽阔、鹰的高远。

他患有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,余生甚至被圈在了一张病床上,但他的意识始终追随着《游隼》在蓝天自由翱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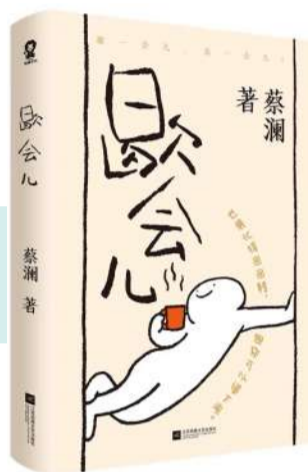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慢慢穿过小树枝摇曳的光影,小心翼翼地爬上隐蔽处:雄隼就栖息在我前方五码外的一根木桩上。我停下脚步,而他刚好回头,我们都被彼此吓了一跳,各自僵硬在那儿。”

那一刻,像一只游隼遇见了另一只游隼,贝克甚至忘记自己是一个人。

我说:贝克,他就是一只鹰!但愿你也喜欢这只鹰,成为这只鹰。

《歇会儿》: 减速生活, 加速快乐

文二沫



这位以“食神”之名行走江湖的八旬老者,用半生漂泊凝成一句箴言:“我们不会越变越老,我们只会越变越好。”当同龄人在养生馆里,他却用一碗云吞面的热气,一壶陈年普洱的氤氲,将岁月熬煮成愈久弥香的佳酿。

蔡澜颠覆了传统对衰老的恐惧叙事。他笔下的“老”不是皱纹的蔓延,而是“香料捣得愈碎,磨得愈细,香得愈浓烈”的生命淬炼。这位曾参与黑泽明《影武者》幕后工作的电影人,在编剧事业巅峰时转身成为美食专栏作家,将市井小吃升华为生活哲学——正如他在书中回忆,63岁时与友人父亲品酒,老者说:“我懂得喝酒,每一口都有味道。酒和人一样,要被欣赏才发挥最大的吸引力。”这种对生命细节的极致珍视,让衰老成为一场华丽的蜕变。

书中“日子摇晃,思念叮当响”章节,蔡澜追忆离世老友时写道:“失去一个,也许换回更好的,不是悲哀的终结,是欢乐的开始。”这种豁达源于对生命流动性的深刻理解。当年轻人执着于“永远年轻”的幻想,他却在东京居酒屋的烟火气里,在潮州老茶客的闲谈中,捕捉到岁月馈赠的礼物——那些被时光打磨出的温润光泽,恰似他收藏的宋代建盏,裂纹中沉淀着千年的月光。

书中“时光咕嘟,心事随便说”部分,蔡澜记录了与金庸、倪匡等老友的深夜长谈。这些跨越半个世纪的对话,没有KPI考核,没有流量焦虑,只有“下棋、种花、养金鱼”的纯粹快乐。他像一位技艺高超的调酒师,将市井生活的琐碎调制成人沉醉的鸡尾酒——在潮汕牛肉火锅的氤氲热气里,在京都茶室的榻榻米上,在巴黎左岸的咖啡馆中,减速不是停滞,而是让灵魂跟上身体的脚步。

蔡澜的快乐哲学充满反讽意味。这位被鲁豫羡慕“决定活成这样”的老者,将“吃喝玩乐”升华为存在主义宣言:“吃好了,把自己的胃照顾好了,才会心情好,活得开怀。”在“烦恼清零,快乐又重启”章节,他记录了香港街头的奇人异事:有老伯用三十年时间培育出会跳舞的盆栽,有主妇将剩饭做成引得邻居争相品尝的艺术品。这些“无用之用”的快乐,恰是对工具理性最有力的反击。

书中最震撼的段落,莫过于蔡澜谈论死亡的幽默:“贿赂一个医生吧。”这种黑色幽默背后,是看透生死后的超然。当年轻人用健身环丈量生命长度,他用潮州老药酒的配方诠释生命质量:“衣服无所谓名牌,面庞无所谓皱纹,尊重他人,更尊重自己。”这种快乐不是转瞬即逝的多巴胺分泌,而是历经沧桑后的认知重构——就像他珍藏的82年拉菲,在时光的窖藏中,单宁的涩味早已转化为层次丰富的回甘。

蔡澜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对“减速美学”的最佳注脚。22岁放弃家族粮油生意投身电影圈,40岁从编剧转行美食评论,60岁开始环游世界,80岁依然保持着每天写字、品茶、会友的仪式感。这种“不绑死自己”的自由,源于对生命本质的洞察:“平稳的人生,一定闲。我受不了闲,我决定活得有趣。”

蔡澜说:“当我们在职场中疲于奔命,在社交媒体的比较中焦虑不安时,不妨翻开这本书,让那些关于美食、旅行、闲谈的文字,提醒我们生活本可以有不同的节奏。”这或许就是他留给这个时代的礼物——不是成功学教程,不是养生指南,而是一把打开生活可能性的钥匙。当我们学会在晨光中慢煮一壶老茶,在暮色里细数云卷云舒,便会懂得:真正的衰老,从来不是白发与皱纹,而是丧失对生活的好奇与热爱。

书的尾页写道:“毕竟我们有的只是时间,可以慢慢慢慢过生活。”在这个追求即时反馈的时代,这种“慢”不是倒退,而是以退为进的智慧——就像他钟爱的潮州工夫茶,唯有经过温杯、纳茶、候汤、冲泡的繁复工序,才能品味到绵长的生命真味。

如何成为一只鹰

文二沫